感受《文艺报》的包容

□沈大力

《文艺报》创刊65周年了。我从它还是以杂志形式发行时见证其步履，感觉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这份刊物始终是在诗曰“旧邦维新”的路途上迤逦前行的。

一般，感受总在比较中愈加深切。我曾在法国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两世界杂志》担任编委10载之久，切实体验了那种在审稿上惟法兰西意志的偏执氛围。至于巴黎的主流媒体，表面上摆出言论自由的阵势，日夜鼓噪不休，实则由“惟一思想”（la pensée unique）所支配，形成地地道道的一言堂，往往为一帮不可一世的原教旨“人权主义分子”所主宰。一位态度客观的法国记者坦率地对我说，一篇正面报道中国现状的文章在巴黎是很难发表面世的。

倒是那帮一度在《费加罗报》称霸的“睿哲”让-弗朗索瓦·赫维尔之辈，挥笔舞弄大棒，吆喝行使“人道干预权利”，恣肆指责中国“扼杀言论自由”。平心而论，他们无非是蓄意歪曲中国改革开放、努力广开言路的现实。“文革”结束几十年来，我接触国内一些媒体，像《人民日报》国际副刊、《光明日报》的“历史研究”和“国际文化”，尤其是《文艺报》，实感在鼓励学术争鸣，尽力让读者“知己知彼”，对不同见解，乃至所谓“异端”的宽容程度上，超出了共和箴言“自由、平等、友爱”发源的泰西“六角国”。

追溯畴昔，上世纪80年代初，我考证“巴黎公社墙”的真伪，被指斥为“破坏巴黎公社形象”，“应予以严惩”，但《光明日报》顶风公开发表了我草拟的《巴黎公社墙考辨》，得到《人民日报》载文认可，从而纠正了国际工人运动文献中一大谬误。与之同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陈颙导演有勇气将法国作家罗布莱斯的名剧《蒙赛拉》两度搬上北京舞台。作为该剧本的译者，我完全意识到“青艺”此举所冒的风险。《蒙赛拉》一剧在波哥大演出时，幕布一落，导演和演员，连同剧本的西班牙文译者萨玛拉一起，都被当年哥伦比亚的独裁者戈塞斯下令逮捕入狱。剧本《蒙赛拉》所表达的意识形态，直接冲击我国当时禁止“潜意识”和“非理性”、反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文艺创作政策。就连一些对外国戏剧态度较为豁达的文化名流，都因陈颙接着委托王晓鹰执导董纯所译法国当代剧作家克洛德·普兰的《浴血美人》，而指责一位有着崇高志向的女艺术家“要将‘青艺’引向何处！”

然而，我在巴黎获悉，《文艺报》刊载了周而复的《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一文。作者强调：“《蒙赛拉》既有它深刻的历史意义，也有它伟大的现实意义。作者新颖的艺术构思，人物性格各有鲜明的特性……我不认为天下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反对描写英雄人物某些不足之处。”显然，《文艺报》在这方面并没有跟一些死抱教条的论调“保持一致”，继而还发表了我称赞“青艺”公演《浴血美人》的剧评《魔道孰高?》。

1989年，巴黎举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讲，提出“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定性标签是一种谬误流传，掩盖了广大茅庐“草民”揭竿而起，成为向封建古堡宣战的主力军，掀起最早“人民主权”运动的历史事实。我的分析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戴卫和在场的俄罗斯等国家多位学者的共鸣。演讲全文由大会录成盒带向听众散发，一时在追念法国大革命的思潮里引起广泛兴趣。回国后，我出席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法国大革命纪念会。在传统史学观主导、人云亦云的场合，我的新概念即使不被视为“邪说”，至少也和者甚寡。恰在此时，《文艺报》采编部负责人贺绍俊闻讯亲到我在北京永安里的蜗居登门专访，听取我的研究过程，赞同冲破历来教条历史观的樊篱，打破习惯将推动社会变革的“桂冠”无端奉献给“资产者”的一统局面。采访后，他写稿在《文艺报》显著版面扼要介绍了一个中国作家渴望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重新来认识一些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的求索，支持我关于法国大革命性质的不同观点。

泥鳅翻不起大浪，此事没有后续，只让我个人觉得《文艺报》是广大作家的刊物，一个能够鼓励有志者独立思考的园地。另一回，《文艺报》编辑部召集座谈会，时值《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在国内遭禁。我在会上为“查特莱夫人”鸣不平，批评查禁者此举不当。此前，大致1981年末，我在巴黎看了英国依据原小说拍摄的同名影片，随即去市中心利沃里林荫大道一家大英文书店买到了D.H.劳伦斯先后写出的小说的三种不同版本。我还找来马尔罗作序的法译本进行一番比较，发现劳伦斯1928年发表的作品最初版本里，守林人帕金原是英国共产党一个伦敦支部的支部书记，而女主人康妮背着贵族丈夫与之偷情，最终竟然离开富裕家庭，投奔沦为“煤黑子”的落难者。劳伦斯突出工业贵族绅士查特莱的“性无能”，影射英国等级制度的没落，故而作品遭到卫道士的焚毁，本人被迫去国流亡，病死异域。我谈及劳伦斯的文艺观，将他与《思想录》的作者帕斯卡尔相比。须知，帕斯卡尔指出，在贫困中惟一能给我们慰藉的是娱乐。然而，娱乐却成了我们最大的贫困。劳伦斯正是跟赫胥黎一道，反对将文艺化归为纯粹的“娱乐”。他强调，没有精神支柱的娱乐，无异于一种“奢侈的消遣”。我国现代一些社会风俗受美国大众文化浸染，多少应验了劳伦斯的“谶语”，却没引起文艺界的足够关注，反而将他蕴涵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当成了“扫黄”的对象，实实让人难以理解。不过，在《文艺报》的鸣冤叫屈，似乎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那天主持座谈会的《文艺报》副主编陈丹晨并不觉得这是“大逆不道”，当即发言表态，肯定我的见解，认为这确是个需要严肃考虑研究的问题。

1997年6月，我应邀以“中国作家代表”身份出席国际奥委会的“洛桑体育与文化论坛”，直接用法语发表题为《奥林匹克主义——文化的灵泉》的演讲。在赞同顾拜旦“文化奥运”理念的同时，我提出奥运箴言“更快、更高、更强”被一些人误读，造成滥用兴奋剂，单纯为夺金牌拼命，且导致现代奥运严重商业化的弊病。我向在座各国奥委会委员申明，所谓“更高”，并非要无止境地跳得更高，那是违背老子古训“反者道之动”的。“文化奥运”所追求的“更高”应该是寻求“更高的精神境界”，避免足球场上的暴力现象。或许国内有人会责备我不该在国际奥委会的庄严“圣殿”上那般直言不讳，“太岁头上动土”，可能闯下大祸。然而，又是《文艺报》在头版详细报道了与会中国作家敢于在一个重要国际论坛上用中华民族儒释道哲理审视西方血统的奥林匹克主义，赢得国际奥委会文化委员会全体委员起立鼓掌致意的热烈场面。

记得，当年是周扬提议让我于上世纪80年代初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嘱咐诗人光未然出面联系，具体办理入会手续的。由此，我配合朱子奇和邓友梅，不时参与作协的对外文学交流活动和“彩虹文学翻译奖”的评选工作，并经常为《文艺报》的“世界文坛”供稿。周扬逝世后，我应邀为悼念他的文集写了一篇回忆录《两代人的交往》。毋庸讳言，我十分同情周扬因为“异化论”无端受压制的不幸遭际，在追思他的文章中无禁忌地直抒胸臆。没曾想，在《周扬纪念集》诸多老作家的感怀悼文中，《文艺报》用相当大的篇幅选刊了我一个晚辈的文章。抑或，这正是我个人感受的一家国内文艺报刊难能可贵的包容。

1985年钱锺书为本报“世界文坛”题写刊名

我与文艺报

庆祝《文艺报》创刊65周年

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

□曾庆瑞

祝贺《文艺报》创办65周年，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当之无愧地，《文艺报》是当今中国文艺评论界发声的重要阵地。

我从自己说起。

从创刊到“文革”前夕，我一直是学生，是《文艺报》的忠实读者。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除了给安徽电视台和台湾《中央日报》写过专栏文章，教书之余，我专注于著书立说，没有给报刊写太多的文章。90年代初开始，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创办广播电视文学专业的本科教育，参与创办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电视剧方向硕士、博士教育，建立博士后工作站，无暇顾及写文章，只是偶尔在台湾文学领域里写点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当时，我是中国作协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委员，多次奉派访台，写这些文章也是工作任务。这个时期，我对《文艺报》怀有感激之心的是，我的论文集《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一、二两辑出版后，《文艺报》先后发表了老中青三代论者的四篇书评，称赞备至。

和《文艺报》关系日益密切，是从2001年开始的。那一年的1月2日《文艺报》发表了我和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赵遐秋署名“童伊”（谐音“统一”）的文章《看台独谬论的汉奸嘴脸》。赵遐秋是我前面提到的作协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邓友梅。10年前，《文艺报》创刊55周年，编纂了一个《大事记》，从创刊到2004年9月25日，总计列出“大事”70件，我们这篇署名“童伊”的文章就是列在2001年1月2日的一件。《大事记》记录这事时说：“首次对‘文学台独’展开批判。此后还发表了系列文章。”其实，这一篇之前，先发表了“童伊”的两篇《“台独”谬论可以休矣》和《外国势力与文坛“台独”势力狼狈为奸》，后边又发表了“童伊”的5篇，即：《“台独”文化把“语言”当“稻草”，荒谬！》《藤井省三为“皇民文学”招魂，意在鼓吹“文学台独”》《评首届“台美文学论坛”》《叶石涛鼓吹“文学台独”的前前后后》《叶石涛的演变究竟说明了什么?》。其中的《“台独”文化把“语言”当“稻草”，荒谬！》一文，是时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文艺报》总编辑金坚范交代给我的任务。当时，我不会用电脑，只能在稿纸上爬格子。结果，在一天多的时间里，从早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写出来这篇1.2万多字的长篇批判文章。这8篇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有关方面还表扬了中国作协和《文艺报》批判“文学台独”的工作。可以说，那是大陆文学界批判“文学台独”最有亮色的时期。除了8篇“童伊”的文章，那个时期，《文艺报》发表的赵遐秋和我写的这方面的文章，还有14篇。另外，我和赵遐秋合著的《“文学台独”批判》一书成稿后，作协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于2001年6月8日在京召开了大型座谈会，《文艺报》在6月19日刊发“本报讯”报道了会议消息和时任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金炳华的重要讲话，23日又刊发这个座谈会的长篇《纪要》。2002年1月8日，《文艺报》又刊发“本报讯”，报道了由赵遐秋和台湾学者吕正惠主编、我和两岸另外三位学者参与撰稿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2001年12月23日出版座谈会的消息和金炳华先生的重要讲话，随后，1月24日，又刊发了这个座谈会的“座谈纪要”。

《文艺报》创刊55周年的《大事记》的70件“大事”里，我很荣幸还有另一篇文章被列入其中。那是2002年9月7日，《文艺报》发表了我的一篇长文《必须重视国家文化安全》。该报在此前发表了李怀亮的《不能让中国文化产业任凭国际市场的摆布》一文，此后又发表了胡惠林的《在积极的发展中保障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一文。我的文章，是在那一年8月22日第六届长春电影节的“WTO和中国影视产业高级论坛”上的演讲稿《只有传播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才会拥有无限的生机！》基础上删改出来的。这之前的基础，是那一年4月13日我在学校举办的“国际关系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稿《亮出维护民族文化与权利的旗帜！》，我针锋相对地批评了西方强势文化对于我们文化权利的侵犯，提出了“保卫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但会议的论文集考虑某些因素没有采用我的演讲稿。有幸的是，在长春的论坛上，当时《文艺报》副总编辑张陵在下面听，我讲完下来，他立即请我回京后一周之内给他一份删节稿，于是有了这篇文章见报。后来，金坚范说，这篇文章是“第一篇公开论述文化安全的长文，引起了重视”。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先生充分肯定提出“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据悉，我在《文艺报》提出这个问题之后7年，教育部在某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创办了相关的研究刊物。

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了跟《文艺报》的密切合作。包括他们约稿，电视剧研讨会主办方送稿，接受他们采访，还有我自己出题经他们认可写稿，我确实记不清在《文艺报》发表了多少有关电视剧的文章了。有一段时间还有个小专栏。特别值得一说的有两篇影响较大的文章，一篇是2001年7月发表的质疑电视剧《大宅门》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大宅门里，半是挽歌！》，一篇是2002年7月发表的《刹一刹亵渎文学名著和经典的歪风——从10集电视连续剧〈阿Q的故事〉说起》。特别是后一篇。当时，《阿Q的故事》从原先的20集剪成10集，联合摄制方北京电视台5天赶紧播完。当时都是日播一集。刚开播第二天，《北京青年报》就发表了质疑的文章。广电部有关部门找我，希望我能在最快的时间里看完它，第二天就写出书面意见给他们，他们要写报告。我写了全盘否定这部电视剧的书面意见交给他们。随后，这部剧的播出被禁止。恰好这时，《文艺报》决定要写文章批判。金坚范给我打电话约稿，我就给报社写了这篇近8000字的文章。文章见报以后，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中国文联据此专门召开了电视剧如何改编文学名著和经典作品的研讨会。一些朋友说，他们都把这篇文章“当作红头文件来学了”。这话虽属戏言，还是可以看出它的影响的。此外，还有一篇也影响不错。那是2010年11月17日刊发的《我们应该怎样关注“80后”》，是就电视剧《婚姻保卫战》写给该剧导演赵宝刚的一封公开信。后来，《文艺报》发表了一篇“回声”文章，题目是《电视剧需要这样的批评》，从批评家的以下六个方面赞赏了我这封公开信，即“担当精神和职业责任”、“精神境界和人文关怀”、“文化立场和美学追求”、“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对于创作的尊重理解”以及“以理服人和循循善诱”。

我还应邀参加《文艺报》的一些相关座谈会，为了发言，也写稿，也发表。比如，2002年12月8日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座谈会”，我写了《文艺批评要以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兴亡为己任》；2003年1月10日和《美术》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座谈会”，我写了《批评极端行为艺术就是抵制腐朽文化》；直到后来的“文学和影视创作”的座谈会，到2012年5月20日的“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等等。我想说明的是，为这70周年的座谈会，我写的发言稿，提前在5月9日的报纸上发表了，题目是《守望电视剧文艺现实主义的精神家园》，这篇文章在国家广电总局内刊《决策与参考》上全文转载。

也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文艺报》约我写一篇讨论“如何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专栏的文章，还说不限字数。我于是按照一整版的规模，写了《一流的是非评判 一流的褒贬表达》，在同年6月6日第3版整版全文发表，反响也很好。

回首往事，这一路走来，我真的非常感谢《文艺报》给了我很多很多宝贵的版面，让我能够在这个当今中国文艺评论界的重要阵地上几乎是纵横驰骋，为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末了，我还要特别感谢2008年10月7日的《文艺报》，非常慷慨地用两个整版，以《德艺双馨 立破有道 爱憎分明》为题，刊发了同年9月21日的“曾庆瑞电视剧艺术理论研讨会发言摘编”。那次研讨会由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主办，多家影视公司协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承办，到会者400人。我把那次研讨会看作是对我继续努力为文艺评论事业奉献一己绵薄之力的一种激励。

我今年77岁了，还愿意在《文艺报》的引领和帮助下继续努力前行。

祝贺《文艺报》创刊65周年！

泉城三唱

□高艳国

趵突泉：大地的眼睛

大地的眼睛。

它的喷涌，高于大地的是欢乐，低于天空的是悲伤。

还有一只眼睛，神的赐予。

不眨一眼。是因为，它既不欢乐也不悲伤。

大地的眼睛。

在李清照的诗词里，涵养着温润。

如同一首小令，平仄且工整。

诗人不敢轻易吟诵，一开口，就怕断了它的流速。

大地的眼睛。

它读到了天空的万千影像，它的第三只眼睛，比更多的眼睛，看到了人间，更多的什么?

是流水，带走了流水。是泉声，遮蔽了泉声。

大地的眼睛……

千佛山：思想的柔软

临湖而居。泉水里生长的思想，注定坚硬里，盛开的是柔软之花。

晨钟暮鼓。所有的石头，都以佛的姿势站立。

登山的脚步。每一步都徜徉在经文的典籍里，声声佛号里，聆听到的全是颂读的虔诚。

风过山头，如沐檀香。你在山上，找不到你自己。

千佛山，却在双手合十中，看到了大明湖里，自己柔软的身段。

它，正对着天地间的万物，吐气如兰……

大明湖：一滴水的荡漾

一滴水，

在绝句里荡漾。

怎样的一滴水啊！

钟声敲碎的一轮明月，穿过历下亭檐的缕缕秋风，绕耳不息的金钟鸣响，鹊华烟雨里的佛山倒影，夕阳吐霞里的江波晚照，沧浪亭里的荷韵叠叠……

都随着它荡漾的涟漪，走进了一行行绝句。

一滴水的荡漾，

让岸边的诗人，如大明湖里的蛙鸣，寂静无声。

故乡秋屋（国画） 杨明义 作

第233期

寒同山道士

□赵 瑜

山下有果子吃，桃子，杏，色泽好。

桃子脆甜。入口时有如古筝曲子的第一声弹奏。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我们都说，呀，这桃子，吃了会成仙的。是啊，这么好吃的水果，就长在这神山下面的田地里。

山不高，叫寒同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说的就是寒同山了。寒同山在旧时本就叫“神山”，因为相传山上的神仙洞为张果老和吕洞宾二位仙人所造。只是传说，当不得真的。果然，晚上回到宾馆的房间，查看莱州杨黎明先生的文章得知，寒同山上的修道洞穴乃是莱州道士宋德芳所修，是依照了他的师傅刘长生的意愿。山上有道观，需要庄重介绍的是，道观的主人姓王，叫合林。他们世代居于此道观，到了王合林这一代，已经是第89代掌门人了。说是掌门人，却并没有徒弟侍奉。世俗生活将道教的信仰慢慢融化，上得山来，看到的第一个招牌，是毛笔大字：雪糕。

王道士有六七十岁的模样，挽着发髻。清冷，仍然是世外的模样。同行的人介绍他说，整天在山上生活，王道士一身功夫，上山下山几乎可以飞檐走壁。

王道士带着我们看神仙洞，一口地道的莱州方言。这方言让我们对道士的生活充满了好奇，从元代开始，王姓家族一直更替住在这座山上。道士多是清居的，而王合林道长是火居的。火居，自然是要食人间烟火居住的意思。相当于佛教中的居士，在家修行，可以结婚生子。所以，王道士成家，是一个亦道亦俗的修行者。

王道士介绍造洞的简单经历。在旧年月里，在山上凿出一个可以居住的大洞来，这几乎是有悖于生活常识的。为什么不能在半山坡上修建一所房子呢。就地取木，岂不是节约许多？然而，道家讲究的是脱离日常的欲念，作为一种修行的方式，仪式感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这历经辛劳修成的神仙洞，完全摆脱了老百姓日常居住的理念，让前来跪拜的信众生出敬畏。甚至参与修建神仙洞穴的群众，因为积了这功德而有了好运，也会成为当地百姓相互传说的内容。

王道士给我们介绍洞里的石刻。两条龙，从旧有的光阴里来，盘在那里。那是有“神情”的两条龙，仿佛经历了数百年岁月，居住在墙上。人来的时候，就安静地贴在石壁上，等到夜深无人的时候，两条龙就会在山林里飞翔，或者到不远处东海龙王的神庙里聚会、议事。一切都不可知。

两条龙深镌在石头里这么多年，早已经有了生命。

王道士介绍完两个山洞，又带领我们向山上走。他走得快，在前面停下来，看着我们相互讨论，他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客人上山，有分辨的能力。大抵也知道我们的来处。

山上有风，风吹来鸟的鸣叫，又或者是更远处大海的波涛声。王道士向着山的远处看，每一天，他都会站在不同的地方向着山的远处去看。他比我们更熟悉世间的事，风向，季节的更替，树叶的颜色，以及由此带来的世事人情的变化。

山上居一日，人间已一年。这是比喻。而在山上，看得更远，能听到更为清澈的风声，能看清楚更多云彩奔走的方向，甚至能更早一些摘到星星。这林林总总的感受，可不就是一日丰富如人间平庸窘迫的一年吗？

一直想安静地在王道士家里吃饭，看他在田里干活，看他查阅家谱，记录收入。看他在世俗与道家之间，如何平衡。这是日常的，也是哲学的。这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通过王道士清风明月的气质，我仿佛看到道教的清修对于世俗中人的影响。我看到了矛盾出现时，道家火居士的挣扎。世事简单又复杂，而王道士的仙风道骨，绝不仅仅是被山上的风吹的，而是他内心的生活将他一点点造就。